

巴山夜雨 诗歌奖

优秀作品选登(十)

时间背面,万里雁鸣

喝酒,望山。吹断岁月的羁绊
孔雀石,枕边书
翻到最后一页
仍旧是故乡的温度在流淌
滚烫的水终究要去往
嘉陵江上

巴山的夜归人终究
要成为诗里的远和近。月光。舞蹈
隐秘的瓷器
我再次写下有关这片土地
有重量的树叶
久违了。风声,麻雀或者记忆

我多想抚摸母亲的容颜
抚摸回忆里我们的生活和太阳
乡音有时候像雷鸣一样穿过
时间的禁锢。我在读佛经
但是此刻,有无数种语言在容纳
我和我的年代

母亲周围的事物。万里雁鸣
好像已经透过宣纸
成为大写意的山川卷轴
星光点缀着嘉陵江水
对岸灯火。寂静的。另一个我留在
水里的影子是,一块石头
炊烟。不知名的鱼船。又或随波的乡愁

野花。夜雨。年轮

当一场雨落下时
我想到的,其实是灯光里的女儿
她站在街角转角
正在看着什么出神。我知道

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就像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缙云山
对缠绕着山峦和我的云,对云里面
偶尔闪现的鸟群,充满了好奇

雨落在缙云山里,落在风里
落在时间里
植物。石头。流水
各自表现出对人间的情感和思念
女儿说到一个老人,他正在寻找灵芝
他在寻找一座隐秘的城市
仿佛那些曾经羁绊缙云山的
正在变成种子
生根,发芽,成为站在山中的树和芳草

芳草笔直的身体
让我很容易想起护卫共和国的战士
它们身旁开满野花和月亮
雨落在它们身上的时候
我在院子里,像个普通的农夫
喂鸡,割草。女儿在旁边看着我
为我读了一首情诗
我喜欢虚构的马。河水。星光。风筝
喜欢它们内部卑微的命运
就像我的人间,存在于每一个词语

写给可敬的江水

一个姑娘坐在河边洗衣
她有时候也会洗头,洗月亮
洗山的影子
像草一样的名词

被逐一罗列在岸边

父亲活在祖父的声音里
一棵芳草和我
呈现彼此的灵魂
漂泊。追逐。似乎都是我的声音
在夜晚唱歌的鸟

女儿读完课文
就回到她的梦中去了
——我的梦却已经醒来
嘉陵江和山影重叠,我的手指
和金刀峡重叠
好像只是一瞬间
就有了挥斥方遒的力量

那时候乌在安抚夜色
仿佛有什么人正在走进时间
点亮灯光。山中云雾缠绕着生活
最初的思考
那个洗衣的姑娘站起来

她只是轻轻挥手
就驱散了我眼中的尘埃
灯光下的人们
踏上旅途。十万只船跟随季风
刻画卸下星空的浮生

雨连起我和缙云山

漂白一只鸟。漂白黄金。羽毛
水杯迎来日出

我迎来女儿的名字——

这个过程发生在很早以前
缙云山还是巴山
石头还是高塔
而背生双翼的白虎
在林中穿行

我的影子是星空
风怀着谨慎
但拒绝属于它的物质。方向
容忍这个词大多数时候
是一个少年写给岁月的主题曲

水面的太阳,连着我的灵魂
向身体蔓延的音乐
电影里,我被一场雨填满
母亲把房子建在
身体里

只要准备一片水域
鱼鳞纹和太阳
就能旋转于时间背面,写下
宽广的缙云山和
属于我的泥土。植物。光

藏着时间。秘密
每一根草都醉得独特
新生和旧念交缠的时候
我的名字在水面上
戴上一顶皇冠
玫瑰色的月亮和麻雀相遇
但没有尘埃落下

巴山叙事,或命运的琴弦

生命属于每一个人。每一缕光
蓝可以自由进出
时间也可以。玻璃也可以
闭上眼睛的我
需要先听一听尘世的声音

我想要万物从时间的漩涡里
醒来,成为活着的人间
七弦琴继续弹奏
陌生的人,似乎忘记了我
话语里的低微

女巫留下一本书,逃离生活
一夜,也是一片树叶
遮蔽我
探出的身体
金鱼浮起又落下

巴山的叙事中,有半个太阳
有一小时的凝重
有一颗种子
允许世界成为它的生命

我坐在人类宏大的命题中间
一片像很轻的树叶
挂在一首故乡的歌谣里
只有光阴越来越沉,寻找其他的太阳
像是纽扣
系紧了生命的线

北碚,我的巴山夜雨(组诗)

■汪再兴

缙云山高高的脊梁上

缙云山高高的脊梁上
落日把老屋衬得高高
落日把老树衬得高高
连白棉花似的云团
也能把村庄裹得高高
但星星们总是太小
无数次努着劲尖叫
只要刚够着山的耳角
天绒蓝的幕布就撑破了
好牙乌鸦是鸟,不怕晚
在梦里梦外的树上树下
有日没夜地,歌唱

锁,等待朋友

锁再大,再牢靠
也锁不住小人的小
而锁再小,再锈老
也锁得住大人的大

所以,我说君子
哪怕已是缙云山的深夜
哪怕柴门拴的是一截竹棍
你扣扉的声音,是真的好听

巴山的雨,及时雨

越是相爱的人
越会发现词的多义
说到分离后的日子
连带句子也表达不清
连带不用提细节
连带手,正挠破头皮

怎样合上已张开的嘴?
心跳急得像窗外的雷
转动的眼珠,停
雨点正及时地扑向玻璃
噼里啪啦生动着天地良心
看,透明的流痕,多像呼吸

只有月光如此慷慨

它五次三番地推开翻滚的乌云

亮透了黑夜瓦蓝瓦蓝的穹顶
细腻的光,顺着云鬓的发,飘散

它从不漏掉黑暗中的任何一个物品
包括山脉、树叶,甚至你擦水的手指
连每一片波纹,都蹦出银白的鱼儿

它总是大把大把地甩下白花花的碎银
一层层,堆满了村庄、寺院的房顶
连回万千清辉,递进你方格的窗扉

这样,它就可以让你和古人们一起
以品茶论酒,或谈诗吃饼的方式
在北碚,念念那些应该牵挂的人

——这世间,只有月光如此慷慨
即使盘子常常残缺,弯成细线
月亮仍努力地,一圆再圆

一棵树聚集了村庄的温度

村口,一棵黄桷树站着年头
聚集了整个村庄所有的温度
如伞的树冠撑起蔚蓝的天空
繁殖了白棉花似的云朵
摇曳出透明清爽的风
粗壮树干上那些斑驳的树壳
就像老屋的瓦片漂漂又重重
倒挂的树须、虬曲的树根如虬如龙
把泥土甚至石头全都紧紧地抓握
并在地底延伸,触碰千家万户
不论春夏,无间秋冬
始终站着一棵树的朴素和从容
还收留鸟儿,任它们垒窝
并宽容了蚂蚁和毛虫
还不断长出新枝,繁盛树叶
直至让又一辈老人也坐成了树
特别是冬天,闲眠的时候
一起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磕
顺便再搜集些太阳的温度
以便让所有仰视的目
来年又生长新的高度
并让远行的人,一步三回头
归来的游子,老远就急着脚步

今夜,我无法带着斑驳的往事入睡
窗外下着雨
尽管我已宽衣解带,尽管
我把肉身之外的名利早已抵押
给了北碚

哆,哆,哆的雨点声
不停地搅动北碚深夜的宁静
恍惚是寺庙里念经的僧人敲着木鱼
季风环流带来的湿润,让我
找不出半点可以离开缙山的理由

下吧,趁着夜的深邃
慢慢清洗巴山结痂的伤口,顺便梳理
落叶,微尘以及那些
长满苔藓的往事

此时,我的陋室填满雨声
昏暗的天花板长出发霉的记忆,可是
我已远离那些情节太久,没有
今夜的雨点来得清晰

题龙凤溪

缙云山和中梁山结拜为兄弟,龙凤溪
就是结义酒杯里的美酒

缓缓的流水是美的,流水洗亮的眼睛里
藏着最美的风景。风景挂在心上
是美的,鸟鸣隐在缙云山
宛如一个隐士吹奏的笛音,心静,了无痕

在龙凤溪,值得赞美的,还有很多
偶尔升起的炊烟,溪水汇入嘉陵江时
凝望缙云山的眼神;夕阳沉入西山
像垂钓的老人,静默,无言

我更喜欢在龙凤溪边漫步
与一草一木结缘,与一鸟一虫攀谈
水沁脸颊,心上结一枚良善的果实

缙云山记

行走在缙云山的山道,我会想
脚下的路,李商隐是否也走过,我的沉默
是否也是诗人的沉默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当李商隐写出这两句诗时
是否会像孩子一样,在山中奔跑
那份欣喜,那份惆怅
宛如藤蔓,缠绕在千年古树之上
我坐在山涧的石头上
聆听来自巴山的回音

雨夜(外一首)

■牧村

我还想起了童年,想起《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想起唐朝
——李商隐

坐在雨的外面

透过雨帘,望着远处的空蒙
我打探北碚十月阴沉的脸
风不止,雨在风里辽阔,而我
坐在雨的外面

此时,适宜沏一壶茶,放下身段
不去问:雨停何时
抽出两句巴山泛黄的诗句聆听
情感深处的痛

远处,一只麻雀在屋檐下
梳理羽毛,只有那些雨中的草木
纷纷交出己,迎着风——
不停地摇晃

雨,一直在下
我的缙云还是不愿露出真容
我坐在雨的外面静等

北碚诗笈(组诗)

■右手江南

一想到诗人将把一封家信交给邮差
邮寄远在长安的妻子
我就能想象,思念在诗中
有着岁月的厚重
巴山夜雨。解忧,抒情
鸟儿向北飞,诗人端着酒杯,泪水涟涟

嘉陵江之夜

暗夜无声。江水在我眼前
我们有十年未见,上一次我来时
还是青年,此番再见
江边的人,已是人到中年
龙凤溪汇入嘉陵江,水与水的融合
自然与自然的衔接
看上去,波澜不惊,井然有序
就像一个人从黄昏走进暮色
从暮色走进更深的夜
宛如金光闪闪的苍龙
江水是多么宽容啊
有了这嘉陵江的江水
才有了两岸的灯火,和一双
注视的眼睛,才有了
这夜色中宁静的想象

以及面对江水,不敢高声的敬畏和思考

夜宿北碚

我要站在北碚的最高处
看星星如何点亮万家灯火
我要看看星光落入嘉陵江,会不会
溅起一两声叹息

我还要像李商隐一样
在巴山之上,为一首诗
默默清点着离别的日子
山水迢迢,思念之路如此漫长

夜宿北碚。人世繁华
一只鸟栖在枝头,就成了
树的一部分
我在北碚,也成了
山城的一部分

与山为邻,与水为朋
此时此刻,酒杯中有星光
我有写诗的冲动
却还没有找到唐朝诗人写诗时
巴山夜雨赐予的灵感